

简介丛书



莫卧尔的子孙

南亚穆斯林

格伦·梅尔 著

莫卧尔的子孙

南亚穆斯林

格伦·梅尔 著

2014

目录

前言	1
1、莫卧尔的子孙	2
2、巴基斯坦	8
3、阿富汗	20
4、孟加拉国	30
注释	40
资源	43
代祷事项	46



前言

本书简述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南亚地区的基督教运动，重点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的介绍。

格伦·梅尔
2006年



1、莫卧尔的子孙

神秘的石头

以伊斯兰文明的眼光看来，泰姬·玛哈尔陵也许是世上最美丽的建筑物。建筑在巨大红砂岩基座上的白色大理石陵墓两翼各有一座清真寺，坐落在一个大理石铺就的花园里，这是一座动用2万人和1千头大象花费20年时间修建的建筑，落成于1630年。在正中央的八角形空地上，耀眼的阳光透过镶嵌宝石的工艺窗带着如水的沁凉渗入进来，柔和的投射在莫卧尔皇帝和他爱妃的两座纪念碑上。



莫卧尔人使天际变的迷离。莫卧尔人的成功不仅表现在泰姬·玛哈尔陵或阿格拉、德里、拉合尔的宫殿，或建筑在克什米尔谷地的花园等建筑艺术的成就，还表现在诗歌、乌尔都语，以及影响至今的稳定政体。

作为本书主题的许多巴基斯坦、北印度、阿富汗和孟加拉国的现代穆斯林群体都是这一帝国的后裔。

溯源

南亚穆斯林来自何方？有怎样的历史？今天的他们又会走向何方？

和在中东、北非一样，伊斯兰教在南亚地区也是通过征服和缓慢的同化才站稳脚跟的。早期：九世纪曾经在今巴基斯坦的信德省建立过一个什叶派王国。今天的阿富汗地区曾被不同的穆斯林集团轮流征服。1206年一个突厥穆斯林，“古里德”王朝的苏丹·吉雅速·丁征服了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在德里建立了一个王国，从而结束了对印度的凶暴掠夺。后来德里伊斯兰王国的统治扩张到了今孟加拉国地区。因而早在十三世纪这一区域就已成为广大穆斯林世界的一部分，与当时的先进文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莫卧尔帝国建立于1526年，在那年，伟大的蒙古首领成吉思汗家族的后裔，“瘸子帖木儿”的一位后代巴布尔攻取了德里城。“莫卧尔”一词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中都是“蒙古人”的意思。巴布尔寻求建立帝国是因他在14岁时夺取了他12岁的幼弟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地区的王位——作为蒙古人他们成为帝国主义者时都非常年轻。在战利品中他发现了一颗有名的钻石，按他自己的说法相当于“全世界的人两天的食物的价值”。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次提及现在英国王冠上的“科依努尔钻石”。

巴布尔是这一统治体系的第一位统治者。他的孙子阿克巴尔重建



并扩张了帝国，从而奠定了繁荣与稳定的基础。阿克巴尔为他的儿子贾杭吉尔（一位著名的艺术赞助者）的辉煌统治打下了坚实基础。接下来的统治者就是他的孙子沙·贾汗，他修建了被称作沙·贾汗纳巴德的旧德里城和泰姬·玛哈尔陵。

肥沃土地

莫卧尔帝国是各种宗教的肥沃土地：这里是印度教的中心地带，也是佛教的诞生地。阿克巴尔看到了某些比伊斯兰教更远的东西，一种使不同的宗教体系和思想联合起来的思潮。他把远在阿克巴尔帝国南部的天主教宣教士，耶稣会士们请到阿格拉。准许他们在莫卧尔朝廷甚至后宫的妇女中自由宣讲。

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耶稣会士们对这位全印度的统治者皈依基督满怀希望，甚至期望他能在人民中掀起“归主运动”。在此，我们也顺便提及耶稣会士对亚洲君主影响的另一些例子。大约同时，这个精英修会的修士们也在中国、日本及泰国的宫廷里讲解天主教义。

阿克巴尔并未立即欣然接受。他反而建立了自己的“一神教”，从印度教徒借来献祭，从拜火教徒借来对火的崇拜，从穆斯林借来祷告仪式，从天主教徒借来洗礼。但在他死后，他的宗教就被莫卧尔人无声地抛弃了。

伊斯兰教的成长

与阿克巴尔的期望相反，伊斯兰教继续兴旺发展。有几个理由可以说明原因。首先，毫无疑问的是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伊斯兰教社会在富饶、统治、学识和技术等方面都处于顶端。

其次，是穆斯林移民的影响。他们多数是士兵、官吏、学者、商人等，所操的职业把他们从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带到新的东方边疆。

第三，在阿克巴尔时代恒河经常改道，向东方改道从而侵入了孟加拉地区的最大河流——帕德马河。在今天被称作孟加拉的地区突然之间得到了来自喜马拉雅山脉淤泥中的数十亿吨的免费优质肥料。阿克巴尔充分利用这些条件，特别是通过对诸如从麦加归来的朝圣者、传教师、和被称作“皮尔”的苏菲神秘主义者等“宗教贵族”封赠大量土地的方式强化孟加拉与莫卧尔帝国的政治联系。就像第“一个千年”中“基督教化欧洲”时期的修士

们，这些开拓者带来了伊斯兰教，砍伐森林，传授先进的农耕技术、建立了市镇，给本地人带来了文明与学术资源。比如在孟加拉语中，“纸”和“笔”这两个词就是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①

伊本·白图太和“皮尔”



著名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太曾拜访过使孟加拉人改信伊斯兰教的苏菲神秘主义者谢赫·贾拉勒·丁。当他距目的地还有两天路程的时候，遇到了谢赫的四位德尔维失（即伊斯兰教苦修士），他们告诉他谢赫已经神奇地知晓了他的行程。当伊本·白图太告别的时候，谢赫送给他一件斗篷，和与这件斗篷相关的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言。伊本·白图太忘记了这个预言，直到很久以后在旅行中，在中国一位穆斯林王向他强行收走了这斗篷并送给了另一位穆斯林王，而伊本·白图太一年后在中国竟然遇见了拥有斗篷的这位王。谢赫准确的预言了整件事情。

苏菲教派

这些“皮尔”开拓者大多属于伊斯兰教苏菲派。因而了解苏菲主义是理解南亚伊斯兰教的关键。

苏菲教派的人们渴望认识真主，遇见真主，被真主的幻像所吸引。他们效法穆罕默德守夜和冥想的榜样，以使自己与世界分离开来。注重出神与心灵的迷醉——除掉遮蔽，即他们看到世俗的欲望。

苏菲教派的人们反对那种强调真主的冷漠和排他性的伊斯兰教，或说，他们反对将信仰至于教法学家控制之下：

在坎赞德和西迪亚里（两本著名的教法学专著）
是找不到真主的。

只能注视自己内心中的镜子，
此外没有任何书本是有用的。②

苏菲主义带给伊斯兰世界绚丽的色彩、伟大的文学作品、内心的虔诚、禁欲的习惯和神秘的属灵力量。像谢赫·贾拉勒·丁等苏菲“皮尔”们显示的奇迹成为了莫卧尔的子孙们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核心。

站在一个基督徒的观察角度看，这种着魔的活动太复杂了，你会同时看到：

- 禁欲主义使人们深陷超自然状态。一些苏菲教派的信徒看到了幻像，并与古兰经中所说的一种灵界生命“精灵”交谈。
- 相当的自负，甚至彻底的怪诞。相当多的此行为数是十足的表演甚至伪装，实际上此种情况远远超过了灵恩派基督教。
- 富有诗意的辞藻纯真而美好，得到了几乎所有伊斯兰教派的赞赏。欣赏一下14世纪伊朗苏菲诗人设拉子人谢赫·哈菲兹闻名于世的两联诗吧：

爱就是您的颜面
显在修院侧墙上
或酒馆地上的荣光
都是永不熄灭的辉煌。③

- 倾心寻求神：某些苏菲派人的寻求对象被抽象成了“美人儿”或“太一”。有些是向真主献出破碎的心灵。细心品味一下从一本广受欢迎的苏菲派信徒祷文里的诗句吧，这是被南亚穆斯林不断重复念诵的诗句：

看哦，我是他门前的奴仆.....
哦，你是求助者的帮助
你最热烈的渴望者在你门前驻足
哦，你给予憔悴忧伤者全然的看顾
我是你的逆徒，正在寻求悔悟
你的逆徒正在门前承认自己的错误
哦，你赦免罪徒
赦免了在你门前忏悔的罪徒
哦，你至高的慈悯施予了驻足于门前曾经的迷迭
哦，世界的主宰，迷徒在你门前驻足
施予慈悯吧，我的养主！④

或这一首：

我的困窘为一贫如洗的我再三辩护
在困乏中我寄望于窘因为我提出的辩护
无权无势的我只能叩响你的门户
如果转离你的门户，真不知我还能归向何处？⑤

莫卧尔人的衰落

沙·贾汗的孙子，奥朗则布（1658—1707）是最后一位著名的莫卧尔皇帝，也是最伊斯兰化却最无能的皇帝。在他治下帝国陷入了痛苦的暴动和内战，开始了停滞与衰落。与英国领导的满怀商业野心的东印度公司（当时这个强盗公司拥有自己的军队）相比虚弱的帝国不再是对手。一连串的战斗和羞辱都起始与1757年为瓜分莫卧尔帝国而发动的普拉西战役。1858年帝国最后的残余也完全消失了。

“分而治之”的政策使英属印度倾向于将印度教徒的地位置于穆斯林之上（或许是穆斯林群体的感觉吧！）失去权力的莫卧尔的子孙们开始倡导在南亚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于是在1947年，原英属印度被划分成两个独立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24年后，孟加拉从巴基斯坦分裂出来成立了孟加拉国。

于是伟大的南亚伊斯兰帝国遭遇了远在西方的奥斯曼帝国相同的命运——在不超过十代人的时光里，经历了耀眼的文明，萧条、分裂和失败，从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从富人变为穷人，从领袖变为追随者。

下面我们要谈的是四分五裂的莫卧尔帝国疆域中的穆斯林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我们最感兴趣的话题——小型宣教运动。

2、巴基斯坦

绿、白、黑

就像板球开赛时的投球，巴基斯坦国旗看起来简洁而令人愉快：在和平的大伊斯兰绿色质地上点缀着新月和星星图案，边缘上装饰着白色条纹（象征非穆斯林人群）。巴基斯坦的奠基人，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是一位西化的，不受传统羁绊的穆斯林，他主张自己的国家应成为一个带有伊斯兰色调的有序、宽容的民主国家。

已经过去了五十年，但希望仍未实现。2005年总理肖卡特·阿齐兹说：“在总统佩尔维兹·穆沙拉夫将军的领导下，我们努力将巴基斯坦建设成为一个发达、进步、现代化、文明和民主的伊斯兰国家。”⑥

不幸的是，穆沙拉夫自己在1999年对巴基斯坦的描述却更接近事实：

五十二年前我们点亮了希望的灯塔，但现在灯塔熄灭了，我们却仍在黑暗当中。消沉和绝望层层包围在我们的周围。⑦



宣教运动的小故事就夹杂在这些大故事中。现在，让我们了解一下其中的背景吧。

巴基斯坦起步

一个糟糕的开头：我们看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亦是处于相同的处境）的诞生是基于消极原因，即对被强大邻国淹没的恐惧。巴基斯坦诞生于极度的血腥与混乱之中。

在划界时，数以百万计的穆斯林从今天的印度逃到巴基斯坦。同样，大批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从今天的巴基斯坦逃到印度。而在北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地位低下的基督徒，仅仅在封建领主之间进行了交换。25万人被暴民杀害。更多的人失去了家园、土地和生计。古老华美的穆斯林首都德里城，这个拥有慢慢败坏的莫卧儿艺术与传统的城市，被摧毁而荒芜；那些古老的公馆如今大多成了仓库。

印度和巴基斯坦几乎立刻为争夺莫卧儿帝国的夏季修养胜地——克什米尔爆发了战争。因为那里的人民虽多为穆斯林但王却是一个印度教徒，因而克什米尔成了印度的领土。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顽固的邻居持续半个世纪的争战，导致了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克什米尔人遭受巨大的长期贫困。

巨大：根据2005年中期的统计，巴基斯坦共有一亿六千二百万人口，表明已成为世界第六人口大国。只有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穆斯林人口比她多，但伊斯兰教在这两个国家都不是国教，因而，巴基斯坦是世界上第一大穆斯林国家。

贫困：当然（历来如此），像拉合尔等城市中新开张的饭店和购物中心都证明这里有富裕和健康的人群。

但联合国衡量贫困标准——“千年发展目标”的统计数据，却告诉我们一个可怕地事实。截止到2005年该国仅有50%的儿童接受过小学教育，40%的婴幼儿营养不良。文盲占该国人口的50%。全国50%的人饮用不清洁的水，这是联合国面临的“巨大”问题。妇女的权利，特别是农村妇女的权利被极度践踏。城市中的空气污染达到危险的水平。盐碱化使大面积农田荒废。即使在致使儿童死亡的疾病都可治愈或预防的今天，在该国仍有10%的儿童在五岁生日前死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在巴基斯坦享受基本医疗服务的平均费用约为年人均支出34美元。政

府尽管耗费巨资维持着庞大军队的装备和核武器，但2005年用于国民健康事业上的预算仅仅是可怜的年人均4美元。⑧

裂痕：巴基斯坦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旁遮普是最富裕的省份，拥有最优质的灌溉、农业和工业。其他地区——包括信德、俾路支、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还有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和自由克什米尔是贫穷荒凉的，并且因各种原因对中央政府持有敌意。比如俾路支族部落就掀起了武装暴动，信德省人反对旁遮普人“盗窃”他们的水资源。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是巴基斯坦普什图人（帕坦人）的家园，他们不服从任何人的统治，只听他们自己的！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的官方网站上将普什图人恰当地描述为“一个分离的种族，一群特殊的人”并注明从未有人成功地征服他们。⑨

巴基斯坦人亦被“社团”所分裂，这个词的原文是Biradari，意思是“兄弟友爱”。“社团”最初是因相同的职业而团结在一起的一群人，他们互相通婚，彼此照顾，互相为对方寻找工作，由此构成了特别的阶层。任何不再属于自己“社团”的人就成了“外人”。



危机：巴基斯坦是世界上向“无赖国家”出售核武器的领头者，这蕴藏着极大的危机。来势凶猛的肺结核流行和数目不详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造成了公共健康危机；大量的毒品贩卖和吸食成瘾构成了毒品危机；童工和猖獗的性交易问题无法解决。2005年发生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地震破坏尤其严重——许多穷人的村庄被夷为平地，更使业已存在的危机雪上加霜。

虚弱的统治：不论民主还是专制，巴基斯坦的统治都是虚弱的。巴基斯坦的政治家大多来自几千个拥有并支配该国的地主家庭，他们通常只为自己捞取好处。甚至当一个好的统治者——穆沙拉夫将军，作为伟大统治者出现时，顽固的反对派，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和贪污腐败，却在他有机会实行变革之前削弱了他大部分的影响，致使国家失去了变革的大好时机。

伊斯兰教

它作为政治的伊斯兰或说伊斯兰主义的代表，躲在一旁，焦急等待者突然掌控这个国家的机会。穆沙拉夫经常说他们是“国中之国”。巴基斯坦深陷于这个魔咒中。

请记住，就像《国家地理频道》所描绘的，伊斯兰教并不是在那时才成为巴基斯坦的文化特征。以清真寺和礼拜殿为中心的节庆和宗教盛宴一直就在年复一年的举行。你可以观察到巴基斯坦人独特的多姿多彩的“卡瓦利”音乐、行进的队列、集市、诗歌、传统和神秘主义等，但究其本质，其实与世界各地的农夫的宗教活动没什么差别。

“安拉意欲使我有两位妻房，
那已清晰地写在我的手掌上”
(巴基斯坦穆斯林的诗句)

大部分的巴基斯坦穆斯林松松垮垮的遵循着传统，不再热衷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治。

如今，严格的“狄奥班”派和“瓦哈比”派逐渐得势占据了主流，并被严格地遵守着。清真寺里人满为患。甚至那些私下并不热衷于宗教的人，也感到有义务要表现出他们的伊斯兰资历。

简要历史

伊斯兰教主义在南亚有着与其它地区同样的古老根源^⑩。今天它引人注目不是来自于其本身的神秘主义倾向，而是来自于其

对现今西方权威及价值观的全球化趋势所采取的敌视态度。

过去四十年中，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大体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轮廓：“六日战争”、“欧佩克”、“伊斯兰教法”、“圣战者”、“吉哈德（圣战）”、“塔利班”、“世贸双子塔”、“基地组织”、“反恐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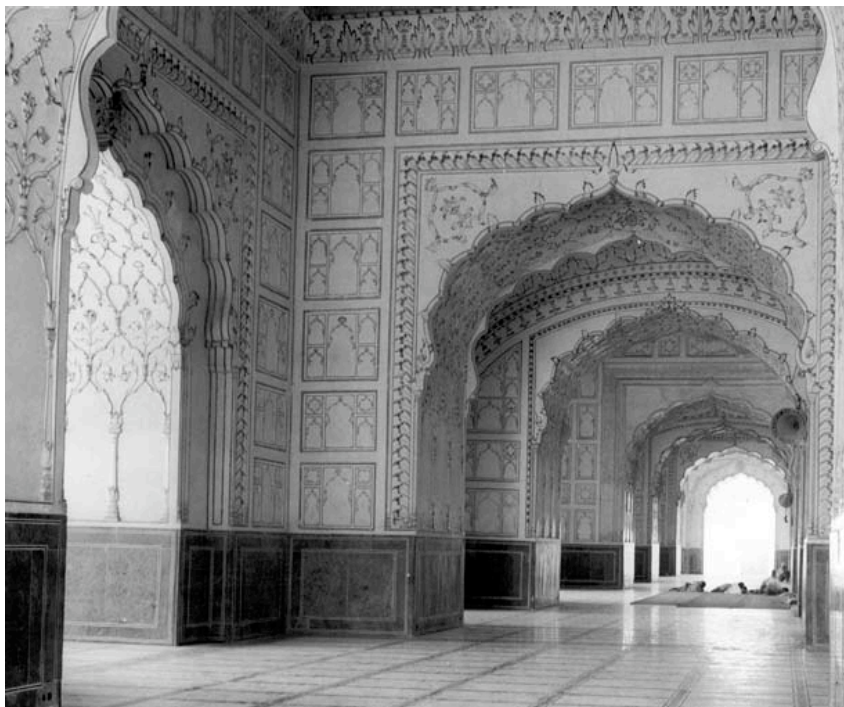
- 六日战争：以色列在1967年的冲突中大胜阿拉伯联军，使穆斯林世界普遍感到丧失了荣誉。
- 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1973年大涨四倍的油价重构了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的政治权力意识，或许，是对许多古老错误的“纠错意识”。
- “沙里亚”：即伊斯兰教法。1979年发生的伊朗革命使美国蒙羞，也使人们对西方自由主义以外的伊斯兰教法重新产生兴趣。
- 圣战者和圣战：1979年前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在1989撤军，大权落入严守伊斯兰教义的圣战者手中。
- “塔利班”：即伊斯兰经学院学生。当圣战者们正忙于内斗时，这些经学院学生开始重建阿富汗的秩序。
- 世贸双塔：2001年遭到袭击而倒塌。基地组织以此行动彻底动摇了超级大国的权威。
- 反恐战争：美国在与“恐怖分子”的“战争”中，实际上同时沉重打击了罪犯和无辜，也就是说冒犯了全体穆斯林。

所发生的这些事件很快波及到巴基斯坦，因为这里的人们受到压制不如穆斯林世界的其他地方更有效，这些影响甚至被放大。自由的巴基斯坦民众很乐意（使自己的国家）成为某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发挥影响的实验室。

巴基斯坦其实已经产生了一位政治伊斯兰主义的推手。1979年，在这不祥的一年中，齐亚·哈克总统掌握了政权。齐亚是一个真正的原教旨主义信徒，致力于推动国家生活符合伊斯兰教法。他颁布了肉刑和鞭笞条令，制订了《渎神法》和《妇女身份法》，他还掌控了伊斯兰主义势力。

这使得包括巴基斯坦基督徒在内的许多人遭到压制与迫害。他使自己成为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支持阿富汗圣战者资金的渠道，武器和现金被按照要求源源不断的送到阿富汗。从阿富汗返回的车上装满了海洛因，以筹集更多的资金。部分资金用于购买促使

克什米尔地区战争升级的武器，另一部分资金被用于在伊斯兰学校中训练成千上万的圣战者。截止到1989年，这些学校共训练了8万名圣战者，巴基斯坦驻外使馆为全世界希望接受圣战者培训的穆斯林提供免费飞机票。



当代伊斯兰主义

种种的努力产生了以下结果。

一方面：

- 巴基斯坦人都清楚知道，齐亚的统治并未给巴基斯坦带来一个黄金时代。
- 当本书写作时，穆沙拉夫总统正在试图扭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狂潮，他得到许多民众默默地支持。

但另一方面：

- 每个巴基斯坦人都感觉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正在发出愤怒的声音，特别是美国或西方的列强们每当有新举动的时候更

是如此。如今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已成为了巴基斯坦大众宗教情绪的权威发布者。

- 当穆沙拉夫总统起来反对某些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们制定的法律条款时（如更改学校教学课程或试图修改对读神案件的审理程序等），遭遇了反对派的强力阻击。
- 组织有序的的伊斯兰主义政党号召“廉洁”，而非伊斯兰政党却大多数因彻底的腐败名誉扫地。
- 不赞成伊斯兰主义被几乎等同于反对真主，或倒向美国一边。这是实在的困扰！善良、虔诚、有见解的穆斯林们，被以反对伊斯兰主义的名义杀害，这实在可怕！对暴行的恐惧使许多人选择了沉默。
- 伊斯兰教法和西方价值观之间的激辩，如今已成为巴基斯坦政治活动中最主要的争论话题。

教会

本节的内容是关于教会的生活见证。我们将把占巴基斯坦总人口3%的基督徒社团的片段加以放大呈现给各位，以便对他们的境况有所了解^①：

- 基督徒的村落交叉分布在旁遮普平原上。名字大多由宣教士们所取，比如：“蒙哥马利瓦拉”或“伯利恒”等，每个村庄都有数万居民。这些“基督徒”少数民族就是教会的常客。
- 类似的基督徒社团分布在一些大都市贫民区中。
- 坐落在巴基斯坦城市显要地位的大型教会建筑大多隶属于“巴基斯坦教会”或类似的传统教派。
- 很多医院、学校、大学由教会建立，也曾经由教会支持运转。作为服事巴基斯坦人民的事工，这些项目大多成立于最近两个世纪。（还有很多在1960或1970年代被国有化，这些民族的知识财富后来被交给伊斯兰教徒掌握。）
- 还有很多小型的教会和圣经学校，他们将自己的事工重点放在带给那些挂名基督徒以活泼的生命。

这些团体和教堂是基督教在巴基斯坦的标志点，提醒人们记起第一次兴起在这块土地上的基督徒宣教大潮。百年以前巴基斯坦（那时她还是印度的一部分）教会的高速增长运动与今天发生在中国的事情颇有几分相像。

尽管天主教的宣教士在印度北部，特别是在拉合尔周围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毫无疑问那仍是一场新教运动。

1834年随着英国国会通过东印度公司对传教士开放其殖民地的命令，新教机构开始尝试在印度服事。最后，有些穆斯林背景的精英人士鼓足勇气归向了基督。

经过一代人的辛勤耕耘，这一运动使千万人加入了基督教。事实上，最大的转变发生在最贫困的人群，这些人不是穆斯林而是印度教中的贱民。他们是生活在社会阶层中最底层的清洁工和苦力。

自1880至1930年贱民群体的福音运动一直在持续发展，教会被建立，门徒被训练出来，建立了学校和卫生机构。灌溉技术开辟了新的农田，这些新农田被用来建立新的基督徒村庄，如上面提到的“蒙哥马利瓦拉”或“伯利恒”。

著名的锡亚尔科特大会就创立于这一时期（早先是为训练宣教士而设立，后来对所有的人开放）。这一时期出现了像约翰·祷告的·海德这类的人物，他坚信神已应允在每天的服事中带领四个人归向基督。海德的例子说明了可以借着代祷对大型群体福音化运动（使受压迫者大批归向基督信仰）产生深刻的属灵影响。

因此，多数巴基斯坦基督徒是来自于前印度教徒而不是穆斯林。当然，通过“白沙瓦差传会”或其他机构的努力有些穆斯林归向了基督，虽然仅有微不足道的数目。但从未在穆斯林群体中产生过大型的福音运动。生气蓬勃的贱民福音运动在1930年代逐渐停止了，类似的大型运动此后再未产生。

困扰

但现在展现给我们的基督徒运动却是一幅沉闷的画卷：

地位低下：大约半数基督徒生活在农村，他们要么是农场劳工，要么是工作在环境极为恶劣的制砖厂或建筑工地。剩下的有四分之一是清洁工，从事着清扫街道或处理尸体、处理垃圾等工作。其余的人大多是低种姓背景。孩子们大多是使巴基斯坦闻名世界的“童工”。与之相关的一小群人得益于接受的教育（特别是女童教育，在基督徒中比在穆斯林中更加普及），他们或在运作小型的商业，或进入工程、医疗等专业领域。这些人构成了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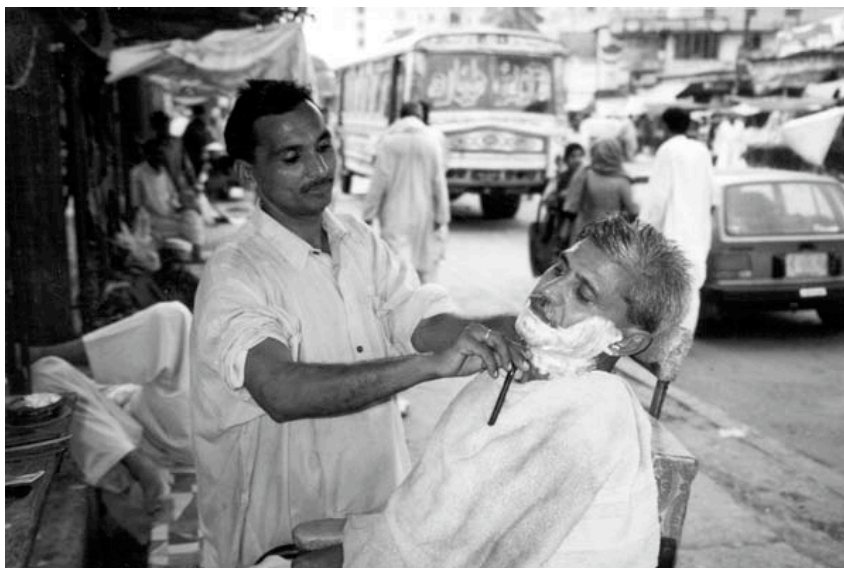
巴基斯坦广受尊敬的基督徒中产阶级，但数目不大。

内向：对一个社会地位低下的社团来说，在巴德利主义和从众的思维中，他们最终会成为一个紧密团结比并且自身内向的组织。同时教会领导层因争名夺利而堕落。

依赖性：对海外资金的依赖是巴基斯坦教会的严重问题。在殖民地时代，可能对成长于赤贫阶层的教会来说，海外资助是必不可少的。但巴基斯坦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必须除掉这个破坏基本面的弱点。

逼迫：可能有时向募款对象的描述有些夸大，以偏概全，但逼迫确实存在。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来说，基督徒是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教会为了生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就是爆炸、枪击、法律挑战和恫吓。几乎每月都会发生新的针对教会的恐怖行动。

孤立：海外的基督工人纷纷撤离。可能有些在巴基斯坦服事的外国人是当地一些机构邀请来的，但如今，他们离开了。一位朋友叙述道：自2001年9月11日以后的三、四年中，仅在第一大城市卡拉奇，已有四分之三的西方宣教人员永远离开了巴基斯坦。除个别例子，外籍传道会大都处于瓦解的状态。



永不言败

如此说来教会和宣教运动还有什么希望吗？但光明的前景却远超出人们多年来的期盼。在巴基斯坦发生的饱含辛酸之泪的逼迫，兴许会给教会带来美好的明天。

灵命：唯名主义并非是巴基斯坦教会的全部，全球任何地方的教会中都有挂名信徒。事实上不论在“巴基斯坦教会”、五旬节教会、独立教会、和传统教会中都能发现充沛的属灵生命；无论贫民还是中产阶级都拥有充沛的灵命。巴基斯坦基督徒们向他们的印度教和穆斯林邻居们分享基督的福音，还有的作为外籍劳工在海湾国家或其它地方做见证。礼拜在一些教会是很繁盛的。充满信心，热忱和增长。在他们的心中外国宣教士的离开并不是巨大的损失：最终教会将靠自己屹立不倒。

相对的自由：巴基斯坦是一片极端和危险事件频发的土地（不仅是对基督徒）但也是一片拥有言论自由权和一些评论自由的土地。这种环境给基督徒带来了防卫、锻炼和分享他们信仰的自由。当然为了加强基督教社团力量，穆沙拉夫总统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例如，他将一些基督教学校归还给了他们原来的主人。

巴基斯坦对外国人是很开放的：显而易见却又不同寻常的证据是，他们仍为被当地教会邀请来的外籍人发放宣教签证。在其他方面也是非常开放的。海外基督徒仍然可以服侍这个国家，尤其有由专业背景的。虽然有风险，但对于适合的人来说也是机会。一位长期在此居住的人士说：

西方国家听说过巴基斯坦的迫害和痛苦，在他们的印象中巴基斯坦就是一个危险的国家。却未听说伊斯兰意味着我们可以讨论祷告。他们从未了解过穆斯林社会的全面，因而丧失了许多诸如“在那可以交到很多讲英语的朋友”之类的机会。我知道神给了我们许多此类的机会——可以成为但以理或尼希米，或与像但以理、尼希米和以斯帖那样的人交流的机会。^⑫

一些NGO机构的事工使教会有效而强盛：有些宣教机构或教会开展了领袖训练。圣经公会细致而高效。如国际服务社这样的机构吸收聘用基督徒专业人士的做法扭转了巴基斯坦事工中外籍基督徒下降的趋势。

“开放神学院”是一种培训机构。能在不需脱产的情况下提

供速成神学装备，约有3000名勤奋的学员可望得到国际认证的文凭，这在巴基斯坦极其罕见。目标是培训能胜任门训工作，拥有神学装备的一代新人。

巴基斯坦圣经函授学院从全巴基斯坦的五个中心向约9000名学员发送函授课本。完成课程的学生就可以加入提供会议组织，发送会讯的社团。在“卡拉奇中心”他们每天能提供100个课程。

在穆斯林当中

基督徒在巴基斯坦的穆斯林中都有哪些服事呢？我们已经注意到作为基督教精神象征的医院，学校和诊所都服务于在巴基斯坦各地的穆斯林社会。

2005年的克什米尔地震带给基督徒巨大回应。一位巴基斯坦教会领袖这样说：

这是克什米尔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多年来，穆斯林极端主义者一直在说基督徒是邪恶的，只会以武力强迫人入教。只要我们能在这场灾难中彰显出基督无条件的爱，就能粉碎这种讽刺。^⑬

还有另一个例子：

和食物，毛毯，药物一起到来的基督徒越多越能加强这片土地上的稳定力量，长远来看，基督徒或许能成为基督在这里的“爱的军队”。^⑭

2004年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出版了一本乌尔都语的书，内容是关于基督徒宣教士是如何在控制线另一边的穆斯林中开展宣教活动^⑮。在其中一章里，一位克什米尔穆斯林学者毛拉维·穆罕默德·米尔·卡西姆研究了1.2万到2万个克什米尔穆斯林皈依基督的案例，描述了那些在克什米尔工作的基督代表们的工作概况。虽然他承认数字并非十分准确，但却说明了实际发生了的事实。

他辩称许多穆斯林伪装成基督徒以“利用宣教机构承诺提供的教育，医疗或者经济援助”他补充说认识那些频繁转换宣教机构以便得到最好援助的人。

书中也注意到了一些皈依者，这些人改变信仰的确是被真诚的关心所触动或是被他们接触到的基督工人的奉献与真诚所感动。他又说这些人“选择接受基督教是因为穆斯林无视他们的疾

苦，而接触到的基督工人们却乐意为之提供帮助。”

跨过实控线来到巴基斯坦一侧，我发现穆斯林背景的克什米尔基督教社团规模越来越小，数目约数十个，也可能数百个，但这些都是初创教会。对伊斯兰教颇感失望的人们被初次相遇的真正的基督徒所感动，许多人都见到异象经历了神迹。

甚至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也在发生着相同的故事，在那里对极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失望使少数人转而寻求基督并得到了满足。

初创教会：2002年信德省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教友首次开始定期聚会。来自信德省各地的基督徒每月聚集数天祷告、交通、研读圣经。①⑥

福音广播事工的同工们发现，除极个别的以外，对节目的回馈半数来自于占人口多数的非基督徒群体，他们渴望从世俗西方人和伊斯兰教徒以外的渠道认识神。有些聚会完全是由福音广播事工组织起来的，或许他们从没接触过巴基斯坦的其他基督徒群体。我甚至听说有几个塔利班成员转向耶稣。

在稍微自由一点的城市中，正悄悄的发生着一场运动，来自穆斯林和基督徒背景的人们在成长、自立的城市福音教会中一起敬拜耶稣。据信有数千来自穆斯林背景的人通过这种途径在基督里找到新的生活。

一位有过数十年经验的老工人向我讲述了巴基斯坦穆斯林对耶稣的反应，他简单的说：“这是我们前所未有的一天。”

轻车熟路

对基督徒来说这实际上是轻车熟路的。伊斯兰教越发展，带来的幻灭就越多：列举一些简单的事实即可说明，例如：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柏柏尔人归向基督；在革命的伊朗存在数以百计的小型家庭教会；又如苏丹的穆斯林民族，令人难以置信的成为世界圣公宗教会成长最快的群体。

在巴基斯坦持续增长似乎成了主题：极端主义导致幻灭，穆沙拉夫所说的国家“黑暗”导致了人们在基督里找到了意外的光明。这只是一条涓涓细流。但这是为国家坚忍祷告、以勇气和梦想服事、永不言败的时代。

3、阿富汗

狭小的空间

就像罂粟，福音可以在贫瘠的土地上生长，就像罂粟，福音也很难被混乱不稳定的政治摧毁。造成阿富汗毒品生产全球领先的相同环境也给福音打开了一片狭小的空间。在第三个基督教千年开始时，阿富汗是世界上很少的没有官方或说公开的教会的国家之一。但就在本书写作时，情况正发生着改变。每年都有福音的种子发芽生长的美好征兆。

曾经存在于阿富汗的本土教会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已经灭绝，仅留下一点遗迹。今日的一切，感觉就像是一件初次发生的珍稀之事。



地震带中建在沙上的房屋

我们的故事从近期经常发生的一些生活片段开始：

阿富汗的一个小村落：一个陈旧的武器存放点失火，一霎时间火箭弹、炮弹等弹药扑向村民们。人们四散藏匿直到存放点恢复平静。

东北部省份巴达克山：在本地村落长老的命令下一位妇女即将被施以石刑处死。

全国各地：青年男子们放下武器，裁军、退伍、整编，取而代之的是帮助他们成为农夫和工匠。

首都喀布尔：一位涂着唇膏，身着牛仔裤的女孩离开她在喀布尔大学的教室，一边套上可恨的“布尔卡”（在阿富汗、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妇女穿着的外袍，从头顶到脚跟严密包裹），一边嘟哝着“我盼望有更多的自由”。①⑦

巴达克山：青年男子们从他们的毒品贸易联系人那里重新拿到了武器，以协助守卫他们价值不菲的鸦片收获。

喀布尔：女人们身穿合体的运动服，在体育馆里健身，尽管这是一间秘密体操俱乐部。听说这事后，一名本地宗教领袖小声说出了他的反对意见：“如果一个妇人或姑娘有机会花时间从事户外运动或娱乐，她就会深陷淫荡的网罗中”。①⑧

通向喀布尔城外的公路上：一辆搭载着援助人员的出租车为了绕开公路上的巨大弹坑而误入了雷区。

全国：在许多帐篷、临时教室和新房子中，六百万儿童正在学校里学习读书和写字。

当本书开始写作时，阿富汗正享受着繁荣发展。也许这是将现代化（无论好坏）的成果引入这个国家的最好尝试。如果您未能正视这普遍现象，也应注意到在废墟上产生的一部新宪法，一个民主制度，一位由人民自由投票产生的总统。

似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请无论如何睁大你的眼睛，历史会像一幕幕电影清晰在你眼前：你会发现，从波斯的大利乌，亚历山大大帝到英国和俄国，在阿富汗他们的雄韬伟略无一不分崩瓦解。

不同的民族

阿富汗为何这样？有地理也有文化的原因。阿富汗远离任何海洋，孤立多山。这些山岭沟壑易于防守，却难于征服与联合。这里是非凡民族的家乡——对战争与和平都充满着骄傲、躁动、自负、慷慨和激情。

这里，也是夹在南亚和中亚之间又广受中东影响的“人文荟萃”之地。尽管普什图人是最大的民族，但这里也是中亚和伊朗

种民族的故乡——乌兹别克人，塔吉克人以及其他土著民族，其中最大的是哈扎拉人，小些的族群还有24个。

军阀

阿富汗人有被大财主首领——可汗统治的传统。在共产主义入侵的混乱之中地主被消灭，之后强大的军事领袖——军阀填补了领导空缺。在军阀的统治下，战争和交易成为同一件事。军阀控制着国家的某些部分和罂粟田。他们争先恐后的抢夺国外援助和武器。

军阀们的工作通常就是征战、杀戮、结盟、观望和彼此背叛。对于军阀来说，先支持俄国等到一个更好的武器和资金供应者到来之后就背叛是在正常不过的了。当塔利班得势时，许多当地领袖投靠并加入他们的阵营，当由美国背景的“北方联盟”赢得权力时，他们又倒向了这边。



卡尔扎伊总统的政府试图让这些令人厌恶的军阀在国家政府中一起和平的工作。但那是个挑战。例如，一个最无信用也是最残忍的军阀，拉希德·杜斯塔姆将军（乌兹别克人）被任命为负责国防和内政事务的副总统。他担此重任的资格是：曾为阿富汗内战中的多方效劳过，经受着自己的军队和敌人的死亡折磨。

罂粟

影响国家统一的因素总是罂粟。农民每种植一公顷罂粟所挣得钱相当于种植一公顷小麦的十五倍。买家会在歉收时用现金支

持烟农。和西方时常在阿富汗自由倾销的小麦不同，罂粟总是有市场的。如果政治家心里没底，失去援助，或者作为军阀在国家政府中没能得到好职位，于是这些摇曳在风中的粉红色，白色，淡紫色的花朵能为其提供所有保障。即使最后西方援助的钱会短缺，西方的毒品钱却绝不会短缺。

阿富汗的古怪天才们总能找到分裂国家的方法。

文化

阿富汗文化如同她的风景：幽深封闭的山谷，有时看起来绚丽多彩，但是基本上只能看看，却很难进出自如。让我们特别了解一下普什图文化。

普什图（像乌兹别克，塔吉克，哈扎拉，土库曼以及其他所有阿富汗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荣誉和羞耻文化。你的荣誉是你的美名，你家族的道德地位，你就是这些的代表和象征。（在主祷文中明确的将荣誉文化理解为一种包罗万象的为上帝的荣耀能在任何地方被证明的需求：“愿你的名字是神圣的”：“愿你的荣誉被谈及”，“愿每个人，每个地方因你的伟大和美好而自豪”。）

荣誉是力量，它需要一切，然而它也很脆弱。一些学者谈到荣誉是“生命的玻璃”，像一个珍贵的花瓶。它包含了所有重要的东西但是也很容易被损坏。一旦破了就永远毁坏不能修复。^{①9}

一种荣誉文化会将人们引至慷慨、宽宏、勇敢和牺牲的伟大高度。人类学家经常描述普什图人是地球上最好客的民族：给完全陌生的人提供住处，不假思索，不计代价把客人埋在大堆的食物中。同时他们也是令人生畏的勇敢战士。圣战者宣称的在阿富汗山区击败了一个超级大国是有大量事实根据的。

荣誉永远是家族荣誉，这意味着普什图人总是在族长的严厉统治之下，团结在家族集团之中。阿富汗人总是不孤单的。作为等级森严社会的低等级人士，女人们深陷在繁重的日常家务中：烧水、洗衣、做饭、照看孩子、伺候男人等等。年轻人的内心充满了对从未实现过的爱情和自由的渴望。对性侵犯的惩罚是严重而且持续一生的——在家族内的影响超出一生——但仍然会渴求浪漫，这在诗歌中就可窥一斑。

对荣誉的维护可能会导致仇杀和血亲复仇。荣誉要求对每次

轻蔑和冒犯都要采取报复。一则普什图谚语说，‘掐一把不还手的人不是普什图人’。2003年，某通讯社报道了一次邻居冲突，原因竟然是一个人的鸡被另一个人的狗吃掉了，结局却是三个人被杀。

基督徒们应该晓得，在这样一个罪人和破坏充斥的世界上，没人能真正维护荣誉准则或法律准则。伪装的企图带来不断地祸害。至于像普什图人那样严厉的荣誉准则带来的只是伪善、集权的家族关系和残忍，比如名正言顺的把妇女关在家里，或严严实实的包裹在“布尔卡”里，唯恐她们将耻辱戴在家族的头上。

当人们试图介绍基督的福音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 1、家族荣誉是一种如此重要的价值观，致使家族成员跨越接纳其他信仰的红线变得非常危险。在阿富汗，暴力复仇的亲属是一股令人生畏的力量——这就是为何女孩子们虽然讨厌“布尔卡”却仍要穿着，为何妇女们要秘密去喀布尔健身房的原因。
- 2、当一位家长接受了福音之后，可能就会赢得整个家庭。于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始的信仰就很难摧毁了。
- 3、建立超越家庭和种族镣铐的团契是主要需要祷告的挑战。

循环往复

阿富汗最近的历史就是一个经常重复发生的阿富汗故事的再现：外国干涉、宏伟的计划和傀儡统治者以及由军阀领导的宗族文化。由此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和厌战情绪，使一个曾经贫穷但却自负的国家，变成了一个赤贫且富依赖性的国家。

所以，在经过俄国入侵和内战（1979—1989）、不同派系的圣战者之间的内讧（1992—1996）和塔利班时代（1996—2001）之后，新的阿富汗会有些不同吗？如果阿富汗放弃最新的现代化方向返回种族分裂和军阀主义也不足为奇。但人们仍真诚的盼望那不同的一天会到来。

2004年，一位以喀布尔为基地的联络人告诉我们：

我对阿富汗充满希望！这是新的一天。虽然到这里只有十来个月，我却将近25年与阿富汗人一起生活，但现在阿富汗人的心理状态于圣战者或塔利班时代完全不同。人们在说着不同的话，他们在谈论希望。

在阿富汗没几个人对刚刚过去的往昔抱有怀旧之情，人们不

会想念共产党的入侵、内战和塔利班。一位前士兵这样说道（诚然联合国杂志会赞赏这些引言的）：

我们对阿富汗的希望就是她能拥有一个强大，可以掌控所有省份的中央政府。军阀们依靠武力施行统治，将一切据为己有。他们应该立即滚开。和平，安宁，进步和发展是我对国家的永久期盼。^⑳

和平能够持久吗？询问一下喀布尔的出租车司机，他会说明因为美国等国家的人带来的和平使他格外高兴。他也会告诉你他格外恐惧和悲观的是：当外部势力离去后，战争又会卷土重来。

少有的机遇

现今的时代是多么的有趣——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开放、伴随着企盼、伴随着重建当然也伴随着混乱与无序——在人们注意并将之毁灭之前，给予了教会一个照耀生命的少有的机遇。

1990年代初，在苏联解体和强有力的国家政府出现之间的几年中，小型基督教会开始出现在中亚。到政府重组时，教会已经生存下来使政府不得不对之加以考虑。一些政府给了他们合法地位。而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另一些国家却采取暴力镇压的策略。总之，到混乱占据优势、自由的期盼变得模糊、严格管制无法成功时的几年间，教会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也是阿富汗现今的情况。

教会

第一个千年时，东方基督徒已经在阿富汗生活了几个世纪了。例如，有记载一位名叫艾弗里德的主教代表现今阿富汗南部参加了主后424年召开的景教东方教会公会议。主后500年，赫拉特省也拥有了主教。但塞尔柱人、萨曼人、菊儿人、加色尼人等穆斯林统治者的不断入侵，最终导致了穆斯林的统治和教会的消亡。

在第二个千年里，基督徒见证人，特别是亚美尼亚人，从小型东方基督教社团来到这里。除犹太人外，遍布阿富汗的亚美尼亚人是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银行家和商人。

到英国统治印度时，亚美尼亚商人仍生活在阿富汗，他们仍持守者着自己的信仰，他们甚至在阿富汗国王的大本营喀布尔拥

有自己的教堂。1839年，一位英军随军牧师G·派高特牧师在那里为两名亚美尼亚儿童施行了洗礼，因为当时那里的亚美尼亚人还没有自己的神父。亚美尼亚人也宣称曾经给一个阿富汗小偷施过洗礼。这个小偷洗劫了教堂却在试图从屋顶爬出时一次次跌落回去。失败再三之后，他明白了自己是在与神争斗，于是他自首了^①。遗憾的是在1879年的“英—阿战争”中，英国军队摧毁了小教堂而且没能修复，亚美尼亚社团也早已离开了该地。

1800年代初期，浸礼会传教会要求工人前往遥远的阿富汗努里斯坦省。登山家尤其受欢迎。不幸的是他们并未成功，而且那些在当时仍持守本土信仰的努里斯坦人，被强制皈依了伊斯兰教。

现代化时代

出生在伊朗的美国人J·克里斯蒂·威尔逊和妻子在1951年来到阿富汗。威尔逊教授英语，作为引人注目的先驱他在那里努力服事了22年。威尔逊的妻子贝蒂开办了两所盲人学校，并在自己的家中建立了教会。

威尔逊主要服事外侨的教会一直在成长。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访问阿富汗时，威尔逊通过总统的牧师问艾森豪威尔能不能在阿富汗为基督徒外交官建一座教堂。（华盛顿刚刚为穆斯林外交官建了一座清真寺，所以这是一个互惠的举措。）阿富汗国王同意了，教堂得到了批准最终建立了起来。建造的过程中发生了各种各样的神迹，其中包括一位周游世界用自己的财富从事善举的基督徒奉献的2万元美金。1970年5月17日教堂正式开放，它的大理石奠基石上面刻着“荣耀归神，‘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启1：5）

与此同时，跟威尔逊工作的一些人成为了基督的信徒。当政府发现后关闭了盲校（一个在喀布尔，一个在赫拉特），限威尔逊三天内离开这个国家。

政府也决定摧毁教堂。一个名叫汉斯·摩尔的德国基督徒商人找到喀布尔市长请求保留教堂，大胆的对他说，‘要是你的政府敢碰这个神的居所，神就会推翻你的政府。’后来的事证实了这一预言。1973年6月14日政府不顾全世界基督徒的抗议铲除了教堂。就在一个月后，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达吾德·汗在军队的支持下当上了总统和总理。^②

处在黑暗时期

那接下来三十年中极度混乱吞没了阿富汗——尤其在1978年达吾德·汗被刺杀后——阿富汗变的异常危险。但基督徒的活动并未完全停止。整个黑暗的时期，一间名叫“国际援助团”（IAM）的机构一直坚守在阿富汗，为许多基督教组织提供了保护，这些组织正继续着威尔逊开启的事工。IAM的专业是眼睛卫生，但是他们也相机而动涉足关怀与发展等领域。

这是一个非常英勇的故事，在内战和塔利班压迫的异常黑暗的时间里，IAM继续与阿富汗人同在。IAM的人员讲述了他们每天早上要在住所清理那些昨夜从窗口飞进来的流弹；有的家庭遭到抢劫，财物被士兵夺走；遭到枪口的威胁；在街上看到人们被弹片杀死。当大多数的NGO机构宣布阿富汗太过危险时，IAM和其他少数的机构（包括一些孤独的冒险家）却在坚守、服事，他们共同经历着神迹的保护，可怕的压力和灾难。

难民教会

数百万阿富汗人逃离自己的国家，他们通常会前往设在巴基斯坦或伊朗的难民营。尽管阿富汗对福音是封闭的，但这些不太可能的地点却成为了阿富汗基督教的保育园。

当然还要拨开迷雾看清完整的本质：只要提供出境的机票，这些在绝望中，急于在西方安家的难民，很快就会宣布自己信仰基督教。

尽管迷雾重重，一场真实的宣教运动却正在展开。操着普什图语和达利语的人们正在成为基督徒。普什图族和达利族的会众曾一度在现存的巴基斯坦教会的保护下聚会，不同寻常的事正在发生——他们举行公开的传道和崇拜。

这种基础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许多移民到西方国家的阿富汗信徒在信仰上都非常活跃，并且努力向自己人宣扬福音信息。世界各地都发展出了少量阿富汗人团契。

有的基督徒难民同数百万同胞们一起回到了阿富汗。大量普什图基督徒家庭仍住在巴基斯坦的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就像我们看到的，主要是普什图人占主导）。虽然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基督徒人数并不多，或许只有几百人。但在那唯一被官方许

可的教堂被铲平30年后，另一个教会在阿富汗崛起，那是一间真正的教会，不是用石头，而是用阿富汗信徒建造而成。

今日教会

正在显露的阿富汗教会：是何种景况呢？

非正式且分散。在阿富汗根本就没有法律许可的基督教徒。同观察员交谈过的数百名基督徒，几乎都分布在城市和重要地区。但他们要么是独居的基督徒，要么就是在类似于基督徒细胞小组的家庭教会中聚会。大多数的基督徒互相并不认识。在阿富汗成为基督徒是危险的，因而信徒们并不愿意一起见面。最近的一个复活节，约100名阿富汗基督徒秘密举行了崇拜：对世界上的大多数地区来说，这只是普通规模，但在阿富汗，这就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了！

阿富汗基督徒年龄混杂，但较普通人更有文化，并且多是从共产份子转变而来，而非严格的穆斯林背景。好多人都是在家里或是国外秘密受洗。他们每一次的露面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才作出的决定。对一个阿富汗人来说，即使是迈出学习基督的第一步也是需要极大勇气的，所以那些明确站在基督立场上并受过洗的人绝对不是轻率而行的。

因为阿富汗的基督徒如此的秘密遮掩，就认为他们和圣灵降临前的新约信徒们一样，是由于害怕而躲起来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世界各地的“荣辱文化”中，都认为通过无声的努力，不带来任何危险的进入环境中是完美的表现。即使是一言不发，人们也会注意你。阿富汗人“读人”就像西方人读书一样。生活的改变就是她们的福音！所以阿富汗信徒在以自己的方式发挥着影响。

以下是现今基督徒面临的一些挑战：

- 信任：能在阿富汗文化中生存几个世纪取决于你对家庭或宗族的依赖，绝不相信其他任何人；背叛和剥削一直是一种生活方式。近几十年阿富汗之间的冲突，并未改变其文化要素。对本地基督徒来说学习彼此信任是很困难而缓慢的，这也是形成基督徒团体困难的原因之一。
- 生活的艰辛：在本书写作时，阿富汗人正迎来重建生活的机遇，诸如找到新工作、重建家园、学习计算机课程、英文课程等，（让他们感觉）这种生活之前从未见过，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也不会再见到。现在正是要安排生活，聚集资源，为国

际社会有一天撤出后，这个国家可能再次发生的（谁也说不准）被罪犯所分割而作准备的时候！在这种环境中，常处于进退两难选择：是同朋友一起学习圣经还是花同样的几小时去学习贸易来养家糊口呢？

- 基督教NGO团体：作为一个“时兴”的发展热点地区，阿富汗吸引了各种各样的基督教非政府组织。这整体上来说是件好事。尽管有时有些团体（据观察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一些新来的团体，更热衷于提升其在阿富汗基督教中的地位，而不是谦卑地去探寻如何更好地为之服务。通过掌握其语言和学习理解当地的文化来赢得淳朴的友谊，在当前似乎是帮助处于萌芽状态的阿富汗教会最恰当的方式。

美好时光

虽然如此，福音在阿富汗仍在经历着不寻常的日子。外国工人和NGO组织中的许多人同阿富汗人一道经受了各种考验；一起进行着战略性的杰出事工；当短宣队拔营离开，去追逐另外的热点时，他们却仍要继续服事阿富汗。

而且大部分非盈利组织的工作有很大的整体性。例如，国际援助团（IAM），利用了新的自由的因素开始为小型贸易提供小额贷款。

逐渐地，一步步地，本国信徒在见证福音上变得更刚强，更无畏，尽管途中还时常会伴有挫折。谢谢全世界代祷的人们，因着你们的祷告，许多人，数以百计的人聚集在基督奇境中。诚然，阿富汗处在悲伤、考验、创痛、厌战、废墟、混乱和剥削之中，但一个清晰的基督教希望之声，奉献之声正在响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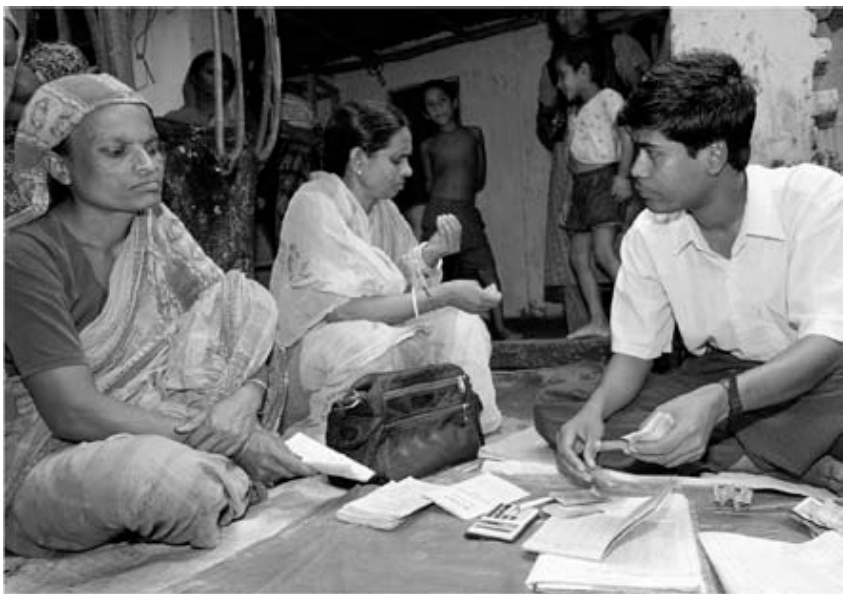
如果付出更多的祷告和一点信心，可以想象得出教会会像在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中亚那样的发展——起始于地下的宣教运动开始为自己建立一种文化形状和合法地位，持续成长并持续性的影响着社会。

4、孟加拉国

如果你怀疑神能通过一两代人使一个国家彻底改变的话，请看孟加拉国。

满有希望的故事

因为这片土地仍深陷于贫困、不公、无知、疾病和压迫之中，我们还不能说这是“成功”。至本书写作时，孟加拉国仍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我们仍要讲述一个“满有希望的故事”。



英国应该承担使孟加拉国贫困、枯竭的首要责任。是他们将孟加拉人分散在东、西孟加拉和其他的土邦中。西孟加拉拥有加尔各答港和历史上的文化领袖地位，孟加拉的富人和精英也云集于此。当1947年英国人离开时，西孟加拉保留在了印度国家中，而东孟加拉却成了“东巴基斯坦”。于是这里的居民再次成了“二等公民”。

1971年东巴基斯坦独立成为孟加拉国，这个新生国家的起点

令人难以描述。就在分立前的几个月，飓风和海潮吞没了26万人，独立战争又使数千人丧生。饥荒也随之而来。

联合国行动瑞士籍负责人托尼·哈根博士当时写到：“在孟加拉国开展的救灾援助行动是空前规模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被全部破坏，工业陷入瘫痪。”^{②③}当时，亨利·基辛格博士领导下的美国国务院对孟加拉国下了著名的结论：万劫不复！

非政府组织（NGO）进入

此时，许多NGO团体进入孟加拉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救助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至今在该国已有1700多家政府批准的NGO组织，这些机构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坚强有力的补充。例如，几乎所有的中等教育，半数的初级教育和一大批医疗保健机构都由NGO运作。^{②④}

最著名的NGO机构是由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尤努斯的穆斯林创建于1983年的一个长期融资机构“村镇银行”。这个向贫困妇女提供小额贷款的项目拥有近240万名会员。其他机构纷纷效仿，至今，小额信贷已使1200万妇女受益^{②⑤}。借出的资金刚好可以购买一些小鸡饲养，或买一部手机在村子里作为收费公用电话。得益于这些小生意带来的微薄却至关重要的收益，孩子们免于因病夭折，并使家长有能力送他们去学校接受教育。小额信贷也将人们从传统的苛刻高利贷中解放出来。

贸易

经济在重重压力之下开始了增长。自1990年代，孟加拉国的制衣业开始复苏。（英国入侵之前，这里曾经拥有繁荣的棉纺工业。）增长如此的迅速，到2004年，该国已成为对美国 and 欧盟出口成衣排在前十位的国家，生产的成衣几乎涵盖了所有知名服装品牌。

这个产业也因低工资，恶劣的工作条件和性骚扰（都是真的）而饱受指责。2000年11月，51名工人因为消防通道被锁住而葬身工厂大火。这些女工生产的是出口英国的毛衣。^{②⑥}

不管这些事是多么令人生厌，成衣业对这个国家仍是至关重要的，它是成千上万女工们的生命线。英国的一家NGO机构“基督徒援助”的报告说：“服装贸易……为这个国家的妇女提供的

就业机会比以前的总和都要多。该领域给予妇女们的不仅是工作机会，还有目前高水平的自给与自信。⑳”经济学家杰弗里·萨科说，“不管多难，如今在经济机遇上迈出的这一步，对过去生活在乡下的一代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㉑

发展

基辛格博士的国务院显然是错了，孟加拉国并非命中注定永远贫穷。“万劫不复”的孟加拉国如今的婴儿死亡率已经低于印度。100%的小学入学率，人口令人吃惊的保持着低增长率。目前的情况，从各方面来衡量都接近联合国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并不是有很多国家都能达到这一水平的。经过30年充满智慧的辛勤努力，伴随着经济增长和NGO充满活力的工作，孟加拉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赛来特人

生活在英国的孟加拉人大多是来自于孟加拉国东北部的赛来特地区操独特方言的人士。虽然家乡远离海洋，但通常却在船上担任司炉的工作。自1920年代起他们开始移居英国，“二战”期间，在海上贸易中其地位举足轻重。“二战”以后，他们大量移民，新生的一代比先辈更加注重持守其伊斯兰传统。今日，英国大部分“印度餐馆”是赛来特人开办的。至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接触过教会，该种语言的“新约”仍在预备中。

任重道远

发展中仍面临如下挑战：

- 1、国土：孟加拉国是被水和淤泥祝福之地，但也深受其害。大量的水从喜马拉雅山地裹挟着恒河平原的肥沃养料倾流而至。这里能生长任何作物，甚至可以三熟。但每年这块平地的25%甚至60%会被洪水淹没，顷刻之间房屋、作物被滔滔卷走。这片国土也是疟疾和水传播疾病的滋生之地。
- 2、毒害：孟加拉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集体中毒发生地。自1970年代开始，在NGO组织的建议下，开始在孟加拉国全国安装数以百万计被称作“压水机”的简易水井。这个项目可

以有效减少水传播疾病的发生，拯救成千上万人特别是儿童的生命。不幸的是，“压水机”抽上来的水中约四分之一含有砷，在孟加拉国全国的天然水中都含有超过危险剂量的此类物质，面对无色、无味、无臭的危险物质。由于采用过滤一类的办法成本过于高昂，未来会有数百万人死于砷中毒而人们却束手无策。

- 3、政府：孟加拉国的政府尽管是民主政府，但在NGO组织和援助国看来却常常是软弱无力、暴政充斥和贪腐严重。2004年“透明国际”将孟加拉国评定为世界上七个最贪腐的国家之一^{②9}。事实上，孟加拉国在下一个发展阶段需要一个坚强、稳定的政府。比如，在港口、道路等问题方面会吓跑外国投资者，还会阻碍孟加拉国政府赢得进一步消除贫困的未来。
- 4、伊斯兰主义：沙特及其他海湾国家的慈善团体已开始在孟加拉国建立6万所伊斯兰学校。某些学校的资助是来自于好战的伊斯兰团体，其中的一些甚至与“基地组织”有关。从2001年十月起，小型的伊斯兰党派开始合并重组。与此同时他们开始号召在孟加拉国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并对基督徒和其他少数族裔行使暴力。2001年12月查泰伽查村五十户基督徒家庭的稻田遭当地一个伊斯兰好战团体破坏。2005年4月两名被NGO组织雇佣，在农村传授“压水机”修理技术、艾滋病防治知识，有时也放映“耶稣传”电影的工作人员被伊斯兰激进分子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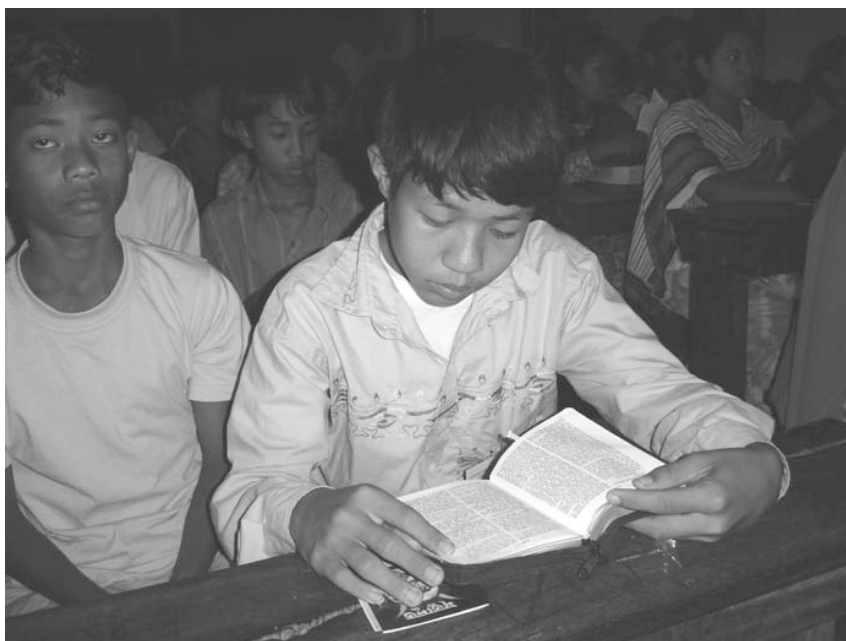
宣教运动

教会在孟加拉国的职责其实包括帮助当地人减轻贫困的重负，和为使人们在本地文化处境中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做好预备两项内容。在了解下面充满希望与惊奇的内容之前，请先看如下说明：

- 1、孟加拉国的宗教并不是纯粹的。可能全世界概莫能外，但在这儿尤其如此。百科全书里可能告诉您孟加拉国的人口中大约85%是穆斯林，12%是印度教徒还有3%是基督徒（福音派基督徒仅占0.5%）。但实际上的情况却是界限模糊的。一位受访者描述说，在一座巨大偶像的华盖前看到一位老人正在

向里张望。华盖下面的偶像是印度教公认的“卡丽女神”，在这像的下面还有一个（大概是湿婆之类）神像。当问一个穆斯林这是什么像时，他解释说“我想这是法蒂玛太太和阿里”（法蒂玛是穆罕默德的女儿，阿里是她的丈夫，是什叶派穆斯林的信仰核心）。许多所谓的“穆斯林”都受到了印度教不同程度的影响。有时，也会发现基督徒受到穆斯林不同程度的影响。

- 2、这片土地曾经作为一个基督教团体的基地达数世纪之久。现代第一批宣教士是跟随葡萄牙商人来到这里的。当地葡萄牙教会将1600年1月1日视为神圣的日子，因为孟加拉基督教社团是从这一天开始的，并随当地人与葡萄牙移民的联姻而成长壮大。（时至今日，有些孟加拉人仍然保持着葡萄牙姓氏，比如达·席尔瓦、达·索扎等）至1682年，天主教在当地已拥有惊人的1.4万名信徒。^{③⑩}
- 3、早期新教宣教运动的杰出领袖威廉·克里，因为受到向孟加拉人传讲基督的呼召于1793年到达加尔各答。他花费大量时间尝试将整本圣经翻译为孟加拉语，但最终只翻译了圣经的主要部分。



今日基督教的情形

今日基督教的情况可以概括为3个方面：

- 1、传统宗派
- 2、NGO组织
- 3、穆斯林社会中的基督徒宣教活动

传统宗派

孟加拉基督教会的信徒大多来源于部落宗教或印度教背景。例如，19世纪末在迈门辛格周围北部地区和吉大港地区的部落民族中展开的大规模宣教运动，形成了今天的“孟加拉联合浸信会”。许多历史悠久的新教宗派和独立教会，都通过服事大批部落民和低种姓印度教徒，在孟加拉国站稳了脚跟。

这些传统宗派日益面临许多挑战。宗派割据，民族复杂（23万基督徒竟然分属30多个宗派，似乎太过复杂了）。依靠国外援助也是个问题，缺乏全时间、敬虔的领袖。与世界上其他年代久远的宗派一样，孟加拉国教会需要祈求更新与生机。

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孟加拉国最有名的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191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拥有印度和孟加拉国两个国家的国歌词作者的独特荣誉。1851年七月十日，他的一位祖先甘耐德拉·莫汉·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泰戈尔家族的很多成员，都参加了一场称作“布拉莫·萨马基”的一神论者反对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运动，运动发生的部分原因是就基督教对印度传统文化所提质疑的回应。

NGO组织

基督教群体管理着500所小学，50所中学，不少的大学，另外还管理着12座医院和30多间医务室。基督徒也运作一些像“联合信用”这样专为发明提供信贷的小额贷款机构。

该国约有半数的NGO机构或由基督徒设立，或由基督徒参与，或受基督徒较大的影响。

让我们看一个随机选取的基督教事工样本——该样本取自“国际事工团”：

我们的一些农民伙伴今拥有自己房屋周围的一小片土地——

这些土地要么过于贫瘠，要么过于低洼，或者因主人缺乏优质种子和种田的知识而成为弃地。所有这些在加入CDP（国际事工团的社区发展项目）后都发生了改变。农业辅导员会帮助他们探索最好的方式，通过垫高洼地、增加施肥、选用优质良种、适当调节作物间距等方法，使无用的弃地变为丰饶高产的土地。每位辅导员负责帮扶120—150个合作农户。当农民的产量增加时，他就有足够的钱去租更多土地。看着他们骄傲地炫耀曾经基本产不出物产，现在却硕果累累的园地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③1}



穆斯林社会里的宣教运动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孟加拉国有数千来自穆斯林背景人成为基督的信徒，最高估计的数目（可能有所夸大）达到50万。

虽然与全世界超过2亿的孟加拉人相比，这个数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仍是可观的。孟加拉国穆斯林背景的信徒社团在规模上可能仅次于印度尼西亚居第二位。

比较整个穆斯林世界的情况，自1971年以来，该国已成为对基督福音异常乐于接受的国家。形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可归之于在国家诞生的环节未给予伊斯兰教瞩目的地位。也可能归因于传统的宗教混合及偏差，以及苏菲主义灵性所带来的属灵的开放。又或许孟加拉国民众注意到了基督徒们对这个国家无私的服务。

无论何种原因，三十年来人们不断来到基督面前。这是2005年所写的一封密信的摘要：

第一个穆斯林归向主很快就要满30年了（在这个特殊的地区）。如今这里有700位信徒，感谢神，下一代人中也开始接受信仰了。一月份，一位多年信徒的儿子举行了公开的认信。

三十年发展的结果是，现在孟加拉国拥有大量富有经验、成熟的本土穆斯林背景信徒，他们能在全国旅行传道，对优秀新版本圣经的翻译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跟随尔撒的穆斯林

很多本土传道人在坚定的探索分享基督之爱的新途径。宣教学家沃尔夫冈·辛普森在2005年6月写道：

昨天，我和三位在穆斯林中工作的宣教士一起吃午饭时，其中一位说“据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其他可靠消息来源的报告，2003年在孟加拉国，每月有7000名穆斯林受洗归主。他们是耶稣坚定的门徒。2004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12万人加入。自1997年以来，跟随耶稣的穆斯林人数成长超过52.2万人。”^{③②}

该运动极具特色。甚少或基本没有外资投入^{③③}。归信者告白信仰后即在夜间或秘密地点被迅速施行洗礼。有前途的门徒被拣选接受进深的训练^{③④}。无畏的姿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有人为此殉道。

另一个运动也采取了相同的路线，但却有更多的外国介入，他们宣布2005年在他们的八百个聚会中增加了1.5万人。

这些宣教运动的核心策略就是使用《古兰经》。使用几个古兰经的片段，主要是“仪姆兰的家属”章，即3：42—55节的经文，传道人成功确立了关于尔撒（耶稣）的主题：

- 降生时未继承亚当的罪恶天性
- 生时过着圣洁无罪的生活
- 真主赐予他胜过生命和死亡的权柄
- 尔撒经过正道（塔里卡）到真主那里
- 尔撒现今与真主同在

于是传道人问道：

尔撒能帮我们去天堂吗？……古兰经仪姆兰的家属章3:42—55

是真主赐给我们的奇妙信息。这个奇妙的信息告诉我们有一位从天上来的先知，为了使我们回到天家而成为人身。是的……，尔撒他能帮助我们！^{③⑤}

有时候他们也放映《耶稣传》电影，而当这运动以《古兰经》开始时，也向人们表明了需要阅读福音书等先前的圣书。这是在伊斯兰社会广受欢迎且并不令之生厌的运动，却带给人们一条寻得在耶稣基督里丰满和饶恕的明白无误的坦途——因此这一运动的信徒自称为“帕卡（完全的）穆斯林”或“跟随尔撒的（耶稣）穆斯林”。

美好的前景

谨慎对待“尔撒穆斯林运动”所产生的影响是明智的。这不仅在于其公布的数字可疑，而其运动本身也存在严重的内部问题和分歧。然而这却是孟加拉国穆斯林开始在耶稣基督里寻求满足的一个波澜壮阔故事的发人深省的开端。

在孟加拉国的一些地方，因为一个穆斯林领袖或者是“皮尔”（伊斯兰神秘主义的领袖）经历过基督，使整个清真寺不同程度的向信靠基督转变，但这并不等同于有时报告的“整个村庄归向基督”。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模糊的教义都残留在其中。

很可能福音对生活在孟加拉国贫民区的人们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或许可以说的更加乐观一些，他们游走在“伊斯兰教”习惯和“信靠跟随基督”的习惯之间。

孟加拉人，这些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土地每年流失四分之一，海岛向下游漂移，每当洪水爆发就导致河流改道的人们，是会原谅那些对统计数据图表中的分界线的担心，超过对各类贫困的担心的西方人的。

学者理查德·伊顿估计伊斯兰教是一点点传布于整个地区的：人们首先将穆斯林要素糅合在现有信仰和习惯中，然后会在多一点，最后他们认为自己的身份是穆斯林要多过看自己为印度教徒。这不是西方人样把福音转移到新的社团中并不是很西方化的注意。然而，可能会是像在孟加拉国发生的那样。我认为说大量的在孟加拉国的人正在他们称之为尔撒我们称之为耶稣的身边在服从并信任上帝的途中，而且旅途是美好的。

其他

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东、英国、美国和澳洲存在数目庞大的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的移民社会。英国有约70万巴基斯坦裔，30万孟加拉裔族群的人口，例如，他们和少数的印度裔穆斯林一起占据了英国穆斯林人口的3/4。③⑥

对这些笨拙的生活在两种文化之间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蛮有压力时代。他们得忍受两种文化世界的最坏的方面——外部文化中的种族主义、非公正，内部的恫吓、约束和控制。

当然很多人在连接两种文化上是成功的。或许不是单纯的连接，而是从一些文化的样本中学习选择一种新的身份和角色，（例如专业人员，母亲，妻子，女儿）并且发现学习选择的过程是那样的释放，满足和可行。这些人士丰富了双方的文化，而且表明未来充满希望。

但失败的人士也不在少数。在英国，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囚犯的数目从1990年的约600人上升到2005年的4000人。目前，在英国的所有巴基斯坦裔男性成人中超过1%在坐牢。有多种理由可以解释这一现状，但至少这标志着两种不同文化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仍未达到应有的程度。

“9·11”之后，许多教会或当地教会的团契都向穆斯林社会伸出友谊和邻里团结之手，比如，福音派基督教团体和穆斯林两方的神职人员彼此会面，举行联席会议，分享共同点和感兴趣的话题，甚至共同行动。所有这些都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与疑虑，为充分认识基督铺平道路——这是所有社会都需要的。

注释

第一章

- 1、理查德·M·伊顿著，《伊斯兰崛起及1204—1760年间的孟加拉边疆》（加州大学出版社），309页。
- 2、印度穆斯林学者卡利克·阿赫麦德·尼扎米，引自肯尼思·克莱格与马特森·斯佩特合著《内观伊斯兰》（2000年美国加州贝尔蒙特，华兹沃斯出版公司），175页。
- 3、肯尼思·克莱格与马特森·斯佩特合著《内观伊斯兰》（2000年美国加州贝尔蒙特，华兹沃斯出版公司），205页。
- 4、肯尼思·克莱格与马特森·斯佩特合著《内观伊斯兰》（2000年美国加州贝尔蒙特，华兹沃斯出版公司），188页。
- 5、肯尼思·克莱格与马特森·斯佩特合著《内观伊斯兰》（2000年美国加州贝尔蒙特，华兹沃斯出版公司），188页。

第二章

- 6、他为《2005年巴基斯坦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所写的序言。
- 7、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引自欧文·本奈特·琼斯2003年出版的《巴基斯坦：风暴眼》（耶鲁大学出版社）281页。
- 8、请参阅《2005年巴基斯坦千年发展目标报告》的统计数据。
- 9、参 www.nwfp.gov.pk 网站内容。
- 10、参拙著《阿拉伯世界简介》（2005年，第二版）。
- 11、非常感谢佩尔韦兹·苏尔坦（发表于《宣教再思考》2003年夏季号的文章，《虽小却重大》18—23页）对巴基斯坦教会分析。
- 12、私人采访。
- 13、2005年11月26日《基督先锋》，5页。
- 14、2005年11月26日《基督先锋》，5页。
- 15、穆罕默德·萨义德·吾尔·拉赫曼·沙姆斯，2004年出版的《基督教在克什米尔的蔓延及其邪恶计划：详细调查》（乌尔都语）（印控克什米尔斯利那加市，瓜克达尔区，麦地那楚克，谢赫·穆罕默德·吾斯曼父子出版社）。我的内容即引自米利·贾兹特在主要英文报纸《印度穆斯林报》2004年6月16—31日连续发表的对该书的评论。（www.milligazette.com）

16、马克·克里，新闻提要《南浸会在信德人中的首次》，《高墙那边》网站 (btw.imb.org)，2005年9月21日。

第三章

17、克里斯蒂娜·兰博发表在《喀布尔现场》杂志（为喀布尔街童筹集资金而在街头售卖的一份杂志），2004年4月号。

18、穆罕默德·贾瓦德·谢里夫扎达，战争与和平研究所，《阿富汗重建报告》，159页。www.iwpr.net

19、参阿莱·罗文博士发表在著名波斯文学刊物《以拦评论》上的文章。

20、古兰尼·穆罕默德《发展中的阿富汗》，2004年3月，乌纳玛出版，第3页。

21、在采访的资料中没人谈过这些“民间宣教士”的事迹，但“白沙瓦宣教会”（CMS Peshawar Mission）再版的1870—1871年的报告证实了这个情况，并且附言指出“阿富汗归正的首个果子，前些年刚刚离世。

22、“敞开的门”宣教机构的小册《阿富汗的希望》（第23页）曾引述了J克里斯蒂·威尔森的事迹，引自传记《比精金更渴慕》（戈登·康威尔神学院出版）。更多内容请见路易斯·杜贝里的《阿富汗》，（197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759页。

第四章

23、引用自詹姆斯C哈弗雷与马蒂·哈弗雷合著的《基督在孟加拉国》（1973年卡夫戴尔出版社），90页。

24、世界银行南亚区域首席经济学家桑塔亚南的观点：《令人惊诧的南亚》。世界银行网站发布，2005年8月。

25、世界银行数据，参该机构网站。

26、《流泪的秋季》2003年，第26页。

27、“基督徒援助协会”报告《Rags to Riches to Rags》2004年，见基督徒援助协会网站。

28、杰弗里·萨奇著，《终结贫困》，2005年企鹅出版社，第12页。

29、参“透明国际”2004年《腐败观察目录》。

www.transparency.org

30、参孟加拉国基督徒在线。

31、引自国际事工团（SIM）出色的网站 www.sim.org 其中介绍了许多国家的各种背景资料、代祷事项、事迹、展示、以及各项事工的详情。

32、辛普森通过电子邮件每周为新西兰“宣教指导中心”撰写“Fridayfax”《周五传真》通讯。这里引用的是2005年6月10日的《周五传真》。

33、尽管有一两位孟加拉国的传道者正在美国巡回宣讲这一运动，但其真实性却仍待深究。

34、大部分内容均来自南浸会宣教士凯文·格里森的著作，他以南亚为基地，熟知孟加拉国的情形：

凯文·格里森2004年著“Camel Training Manual”《骆驼法培训手册》（美国威格狄克出版社）。资深观察家菲尔·帕谢如此评论此书：“是我所读过的书中极为罕见，甚为喜爱的，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在圣灵在穆斯林中间最不同寻常的工作的记录。《福音宣教季刊》2005年七月号。

35、可以在 www.churchplantingmovements.com/images/stories/Presentations/camel_powerpoint.ppt 免费下载，“The Camel Method”《骆驼法》采自倾听近年来孟加拉穆斯林教会植堂者，由凯文·格里森。

36、英国2001年人口统计数据。（www.statistics.gov.uk/census）



资源

网站

新闻机构

www.dawn.com

英语巴基斯坦新闻

www.virtualbangladesh.com

有关孟加拉国的各种报道和获奖新闻。含孟加拉国报纸的网络链接。

iwpr.net

“战争与和平学院”的报告，一间培训本土记者和发行人的NGO机构的《阿富汗重建报告》。

非政府组织

www.sim.org

组织优良资源丰富的“国际事工协会”

www.interserve.org.uk

有关南亚的资讯、博客和链接，亦包含基督徒在英国南亚裔人群中工作的内容。

www.globalconnections.co.uk/faithtofaithresources

帮助教会接近教会中的非基督徒；提供地方教会课程及其他资源。

btw.imb.org

讲述南浸会在整个穆斯林世界中事奉的网站。其中包含的最新新闻和代祷资料之丰富，很难以语言形容。

书籍

过去数年来出版的此类问题的优秀书籍。

Bennett-Jones, Owen

欧文·本奈特·琼斯

2003年：“Pakistan: Eye of the Storm”《巴基斯坦——风暴眼》（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一份为巴基斯坦喝彩的分析报告。

Coll, Stephen

斯蒂芬·库尔

2004年，“Ghost Wars”《幽灵战争》（企鹅出版社）。写得像个剧本，但对美国自苏联入侵至2001年9月10日之间如何参与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事务由出色的调查说明。

Cragg, Kenneth and Speight, Marston

肯尼思·克莱格，马特森·斯佩特合著

2000年，“Islam from within”《内观伊斯兰》（美国加州贝尔蒙特，华兹沃斯出版公司）。大多来自于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作品选集。

Lamb, Christina

克里斯蒂娜·兰博

2002年，“The Sewing Circles of Herat—a Memoir of Afghanistan”《赫拉特的缝纫小组——阿富汗记事》（伦敦，哈珀·科林斯出版社）。大众记事与分析。

Hachemi, Latifa & Chekeha

拉提发·哈基米、切克哈·哈基米合著（丽莎·阿皮南奈西译）

2002年，“My Forbidden Face”《被禁止的面孔》（伦敦维拉格出版社）。塔利班治下的生活的真实场景。

Hosseini, Khaled

哈伦·侯塞尼

2004年，“The Kite Runner”《风筝》（河源贸易出版）。一本关于阿富汗和阿富汗人的见解深入，动人心灵的小说。

Rashid, Ahmed

阿赫麦德·拉希德

2003年, “Jihad: The Rise of Militant Islam in Central Asia”

《圣战: 中亚伊斯兰好战分子的兴起》(企鹅出版社)。一位细心、消息灵通的记者的分析。

Seierstat, Asne

艾斯妮·赛尔斯塔特

2004年, “The Bookseller of Kabul” 《喀布尔的书商》(后湾图书出版)。通过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描述, 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阿富汗。



代祷事项

- 1、为政治领袖们祷告：为诚实、智慧、稳健的领导层、勇气，为他们拥有智慧管理国家所面对的问题而祷告。为他们面对极端主义份子的压力时能做出正确的决策而祷告。
- 2、为现存的基督徒群体祷告，为他们的信心更新，为他们有勇气和智慧面对逼迫，为他们的事奉和见证祷告。
- 3、为在这个地区新诞生的基督徒和基督教团体祷告。为他们在基督里的成长而祈祷；为他们的数目和影响力提高祷告；为福音能够克服诸如惧怕，不信、阴谋和人的计划等影响活泼教会建立的诸多拦阻祷告。
- 4、为神差派能打破对耶稣基督信仰的误解，传扬福音，帮助基督徒团体建立、成长的仆人祷告。
- 5、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祷告，让基督爱的启示像改变使徒保罗一样改变他们，使他们从吞吃教会的豺狼变为喂养和保护教会的牧人。
- 6、为整个基督教会的合一来祈祷，无论是从基督教价值观还是从伊斯兰教价值观，让他们都看到神的国度因“和平的奋斗”而扩展。



